

寂寞

楊明

剛剛上市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寂寞剛剛上市 楊明著 定價12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639 巷 25 弄 35 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排版者：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5612864 FAX：(02)5367810

中華民國80年1月 第1版第1刷

中華民國80年1月 第1版第3刷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 0017944-1(希代書版)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ISBN 957-544-115-X

寂寞剛剛上市

代序

好幾回，我忍不住望著窗外漫天的芒草發呆，風過處，蒼綠翻飛成灰白，怔忡半日，也只是告訴自己：真的是秋天了。

那時候，我剛從舊金山回來，並且辭掉了報社的工作，可以一連數日窩在家中，那裏都不去，可以不接電話，不讀不說不寫。也許因為曾經擁有太多過眼即逝的風景，如今恆常鑲嵌在窗框上的漫山芒草，成為我唯一不變的焦點，心中的感動竟然徘徊在滿溢的邊緣，必得小心護持，才能盛住，這使我完全忽略了原本可能存在的空虛、單調、乏味……或者寂寞。

或者「寂寞」？一直避免聽見、讀到、說出或者寫下這兩個字，總覺得這樣的感覺不是輕易能懂，稍一弄擰，便成作態。

一天夜裏，一個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突然來看我，拎著一袋吃食，不顧我的胃囊空虛抑或飽脹，頻頻催我：趁熱吃，一碗尚未食畢，朋友注視著熟香的羹餡，絲毫不加掩飾的揭發：「妳有沒有想過，是因為妳寫小說，所以覺得寂寞？還是因為覺得寂寞，所以妳寫小說？」我繼續喝著已經有些冷涼的湯汁，不想因為這句冗長的問話而打斷我好不容易才營造出來的食慾。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問我，記憶中，我不曾對他提過類似寂寞的字眼，然而，對於他兩項互為因果的推測，我想都不能算是正確的，寂寞和寫小說之間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寂寞只是現代人共有的情緒，不過，有些人承認，有些人不承認。在繽紛燦麗的台北市，人們喧嘩起鬨，要的究竟是心靈上的休息，還是暫時忘掉自己？

大部份的人不懂得如何和自己相處，所以只好忘掉自己或者故意漠視自身的存在，而喧鬧玩樂正好是最不費力的掩飾。而我可能是多了些耐性，藉著一疊空白的稿紙和原子筆陪伴

自己，試圖和住在自己心中的一個陌生人交談、對話。

真的，其實只是這樣。

朋友不管我的回答，反正他從來不寫小說，甚至不看小說，他只希望他每一個朋友都能確實活著，當然如果再奢侈一點的說法，就是都能好好的活著。

在天氣還很冷的時候，我裹在厚重的毛線衣裏寫《那一年秋天》，稍稍暖和之後，我寫《鴿樓上的少年》，接下來是《出走》和《失去故鄉的人》，然後，就是夏天了。也許夏天比較縱情和浪漫，連我自己都有些意外，我以為我已經不再關心愛情這樣的主題了，可是我又寫下了《忘了告訴你》，然後便陷入一連串的低潮，和過去的每一次低潮一樣，我縱容自己，選擇飛行十二個小時到舊金山分割藍天，在旅行的途中，完成《舊金山之秋》以及《星星王子和彩虹》，兩段讀來令人有些遺憾的愛情。

等我再度回到居住的城市，似乎一切都不曾改變，或依然用一疊空白的稿紙和原子筆和自己交談，這座城市依然用繁華擾攘的面貌示人。然而，在季節與季節的更替間，屬於這座城市的寂寞卻才剛剛上市。



目 錄

・寂寞剛剛上市

—— 代序

3

◆ 鴿樓上的少年

11

「是我又怎麼樣？你每天忙著餵鴿子，開學到現在就沒看你唸過書，人家出國不回來了，你還貼錢幫人家養鴿子，你是白癡啊！」

「是，我是白癡，我只能唸這種爛學校，因為我他媽的是個不折不扣的白癡……」

◆失去故鄉的人

他聽人說，人剛死的時候，魂魄還沒有走遠，跟他說話聽得見的，懷魯便開始語無倫次的向父親說：「爸，柏林圍牆拆了，或者……或者兩岸就要通了……」，思魯愕然的望著他。

37

◆舊金山之秋

應歲心疼地揉揉她說：「好好去找屬於妳自己的幸福，千萬不要自苦，知道嗎？每當我不快樂的時候，我都想只要妳過得比我好，我就滿足了。」

63

◆星星王子和彩虹

「對，我是外星人，在我的星球上看不到彩虹，所以我要來地球把彩虹帶回我的星球。」

他握住她的手，發現冷涼一片，他誇張的說：「哇！妳又餓了，不得了，地球人一餓體溫就下降。」

89

◆那一年秋天

117

她懷了敏川的孩子？敏川自己也還是個孩子呵，她們到底是不是在講同一個人？敏儀有股衝動想打斷陶景純的話，告訴她：「妳的小川不是我的敏川，妳弄錯了。」

◆忘了告訴你

145

明亮的燈光映在他臉上，是一種遠離塵世的單純，和剛才在PUB的陰鬱，完全是兩個人，小展只是笑，什麼也不說，爾晴看著心疼，伸手去握他的手，他的手心發燙，爾晴知道他是真的醉了，柔聲說著：「我們回家，馬上就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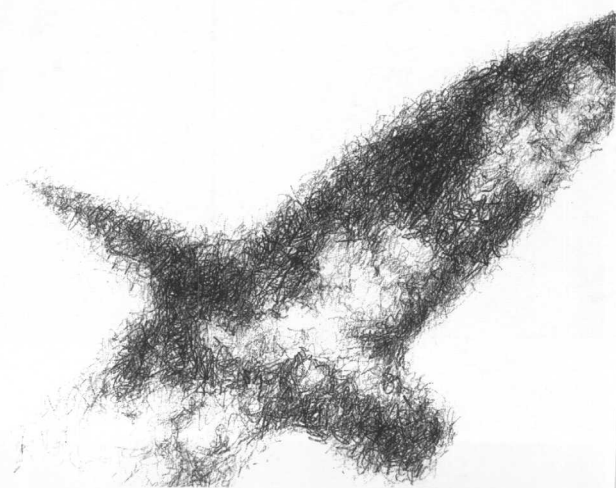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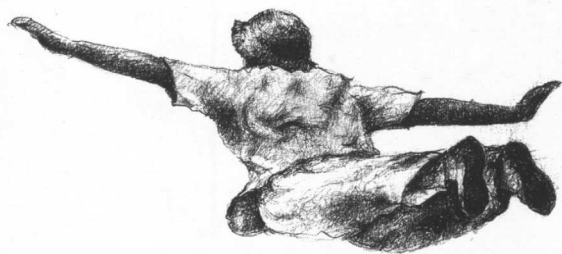
◆出走

167

列寧格勒？除了在中學地理課本中出現過，他完全不相信這個地名對銀紅還會有什麼意義？馮安放下話筒，覺得這整件事十分荒謬，一個和他共同生活

了將近一千個日子的女人，在她失蹤的第十天，他才知道她想去列寧格勒。

鴿樓上的少年



剛剛上市



寂寞

躺在他身邊的是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女人，這女人卻控制了他的一切，他的收入開支、他的飲食起居，甚至他的孩子，她也不放過的滲入了一半的骨血。

／鴿樓上的少年／



聽見腳步聲，樓沿停樓的幾隻鴿子不約而同的回過頭，小而黑的眼睛斜睨著他，其中一隻張開佈滿深褐色斑點的雙翅啪答啪答的鼓動兩下，似乎一時還拿不定主意要不要飛離樓沿，因為午后的陽光實在誘人，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在還沒確定威脅之前，牠委實有些懶怠，見同伴們並無去意，牠於是也靜默了，歪著頭沉思，為自己方才的孟浪感到有些難堪。

風吹撫著華生米白色的休閒夾克，前襟的拉鍊沒拉閤，於是整片向後翻飛，彷彿發育不全的兩隻翅膀，明明載不動軀體的重荷，猶兀自掙扎拍擊。

華生摸到口袋裏還有小半包吃剩的洋芋片，便從口袋裏掏了出來，蹲下身把壓碎了洋芋片拋擲到鴿子面前，方才妄動的那隻有著深褐色斑點的鴿子果然沉不住氣飛出樓沿數丈，待看清不過是扔出一把淺黃色的碎屑，又回身落地啄食了兩下，大約是吃不慣咖哩口味，踱了幾步。牠又回到其他鴿子身邊，假意曬太陽，仍不甘心放棄的瞥瞥華生。

一九七五年夏，華生從國中畢業，正準備考高中聯考，他家樓上住著一對年輕夫婦要出遠門，好像是去巴拉圭還是烏拉圭？也可能是巴西或烏干達？華生一直到現在也沒弄清楚。反正他們告訴華生要離開台北三、四個月，他們願意出一個月兩千塊的工資請華生代為照管他們養在頂樓的十六隻鴿子。所謂照管不過是替鴿子添飼料、換水，再有就是每天黃昏打開鴿子籠，讓牠們出來飛一個小時，天黑前不要忘了在頂樓揮動一支紅旗子，鴿子們自會辨認回家。兩千塊在當時對華生而言不是一筆小數目，更何況照他們說的照顧十六隻鴿子也不是頂麻煩，華生立刻應允了，那對夫妻先付了華生六千塊錢，餘款便等他們回國再付。

那時候是六月，華生清楚的記得，學校才舉行過畢業典禮，天氣熱不說，午后尤其窒悶。每天清晨，華生醒來，草率吃過媽媽準備好攔在飯桌上的早點，就往頂樓跑，說是餵鴿